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六

穆王下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意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違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解曰晝之想夜之夢也魂交覺也形開晝夜迭運物化往來猶如空華隨起隨滅故信覺者不可以語道信夢者不可以為違雖然神形所遇雖合於物究其所生成其自造故夫想夢之顛倒與夫想夢之自為非有他也亦在天神之疑不疑而已所謂真人者不離於精而其神凝者也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拒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愉然而往愉然而來不遜於物化之往來而於夢覺都無所信者也故能其覺自忘而其寢不夢也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不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不辨其民不食不衣而

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交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辨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解曰西極之南隅坤兌之方也萬物由坤之致役而趨悅息之允故其國以夢之所為者為實謂之古莽之國則其道廣莫自古以固存也是亦西南之類也東極之北隅艮震之方也萬物由艮之徑路而達乎震之大陰方將趨於相見之難故俗常覺而不眠謂之阜落之國則以物生阜而為聚落也是亦東北之類也中央之國陰陽審度故一晝一夜一寒一暑以覺為實以

夢為妄凡皆不能逃陰陽之變爾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吟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官觀志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役役人有慰喻其懇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愁哉尹氏心管世事慮鍾家素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嚶呻吁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

問

解曰晝夜各分形神迭用晝勞於神者其形則佚故夜則神佚而形勞晝勞於形者其神則佚故夜則神勞而形佚此陰陽消長物極則反之道也尹氏與其僕所以有

苦佚之復而不得兼於覺夢也昧者不察夫虛之理信覺為實以夢為妄知趨於實之利害而不暇知夢之苦佚殊不知使夢而無知則可矣夢而有知則哀樂欲惡不殊於覺又安可以為妄哉尹氏知以是為疾而訪其友是或神者先受之也至於能寬其役夫之程誠已思慮之事疾並少聞則其理誠可信矣如俾其誠之不已於已思慮損之又損則至神可凝想夢自消莫止其疾少聞而已哉

○ 鄰人有新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覺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墮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新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新者之得鹿耶詎有新者耶今具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新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具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

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初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鄰君鄰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

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 解曰人之常情信覺為實以其形之所接也謂夢為妄以其死之所交也今焉覺之所為而忘之不幾於夢乎夢之所遇而有實不幾於覺乎蓋覺之所為每出於有心故易以忘神之所遇或出於無心故夢則靈要其夢覺初無二致冥之則俱真辨之則俱妄如幻夢為實方其夢時莫不知其為夢以覺為實則既已覺矣莫為復有夫夢斯人之生適居中央之國故其於夢覺別之如此如以夢覺之理語諸古莽卑落之民則其是非特未可定也鄰之新者其初以實為夢終則以夢為實取鹿者用其言而以為夢取其鹿而爭其鹿夢覺難辨

真偽交馳是非相蓋此所以必有訟也士師聽其訟而折之者也將以取鹿者為是則鹿本新者之有謂新者為是則專而得之蓋出於夢是非莫知其辨據鹿而二分之安可以為聽訟之善乎此鄰君聞

之所以歎而訪之國相也然而覺夢之理平分晝夜信覺不語信夢不達唯黃帝孔子能辨其然爾非黃帝孔子則是非安可

○ 以速而折之哉然則士師之二分其鹿雖為之不得已要其至則二分之者其於覺夢都無所信而無所不信者也雖未至於想夢自消可謂能任之矣且恂士師之言不亦可乎士師法之所在也凡有形有名而以法為分者是非紛然莫適為可皆為之於且然而已不得已而可乎可不亦可乎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聞室妻之語文而卜之弗占語巫而禱之弗禁謂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

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僞  
 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  
 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瘵  
 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  
 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  
 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  
 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  
 都除

解曰理涉於情僞則卦兆可占為見於利  
 害則祈請可禱疾得於嗜欲則藥石可攻  
 迷忘之疾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又何  
 占相祈禱藥石之所能已乎露之而求衣  
 未能忘寒暑也饑之而求食未能忘形體  
 也幽之而求明未能忘好惡也由是知華  
 子之忘特以疾而有所蔽爾非真能忘世  
 態者故僞生欣然知其疾之可已也如真  
 忘者雖造化亦未如之何矣豈僞生淺術  
 之所能已哉僞以詩禮發塚最為害道之  
 大原者其所以使斯民離實學偽亦有以  
 密移而同覺之使人由之而不知也故自

以謂其方密傳世必屏左右而獨與居也  
 與之居七日則潭池死而視聽食息均於  
 人矣故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  
 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  
 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  
 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  
 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  
 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惟之以告孔子孔  
 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解曰具之難過而僞之易以亂人也久矣  
 所樂在於具則萬物不足以易其好雖妻  
 子之愛為可割矣所物不足以擬其尊雖  
 儒生之道不足守矣故華子既悟則黜妻  
 罰子操戈逐儒生也華子知忘之為可樂  
 則宜於世累能忘之而弗念矣猶恐外物  
 之亂其心而不復得須臾之忘又況於初  
 不知忘之為可樂而日趨於是非之塗若  
 華氏方且以華子之忘為闔室之毒儒生  
 方且欣其疾之可已則其心之淆亂何如

耶所謂宋陽里華子者陽則以生育長養  
 為事華則得陽而蕃鮮是皆趨於擾擾之  
 塗者也中年病忘則落其華而反本焉及  
 其既悟則復趨於膠擾之塗矣反常者允  
 之悅澤生由者震之決跡故華子既悟迺  
 大怒也子貢居言語之科方且以質於方  
 人見斥於孔子若顏子則能忘仁義忘禮  
 樂屢進而至於坐忘矣故孔子顧謂顏回  
 記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患及壯而有迷罔之疾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  
 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  
 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  
 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莫不訪焉其父之  
 魯適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  
 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  
 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  
 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  
 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  
 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

于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

解曰歌哭白黑香臭甘苦至於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紛紛之名同一妙本初無二致由彼妄情有於愛惡物物分辯種種假名尋名求實執着不易莫有覺者即其一端而論之以白為白是從眾也以白為黑是從我也從我則眾疑從眾則我惑彼我異言白黑殊名名言雖殊體性不動是以名言之異眾寡相傾寡不敵眾以迷導迷淪胥以溺而不反矣安可遽以眾人之同疾為是一人之獨覺者為非耶楊氏以為我之道傾天下方且與儒墨相為是非白黑故為達氏病之而伴之訪於魯之多術者逢氏則逢物而偶之者也故少而惠長而以迷罔為疾

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沉昏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禮不若過而歸也

解曰天下本無正是大道不涉言詮但聖

人垂世立教者不免於云云耳又恐學者以眾人之言為非而以聖人之言為是遂認而不捨守而不忘謬所謂黃金雖貴入眼成腎故老子曰吾之此言未必非迷沉昏之君子立仁義忠信之教垂詩書禮樂之文迷中之最迷者又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禮不如過歸蓋使之返照求之於內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誰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解曰傳教者有真偽愛道者有先後先入者為主後入者為客今之學者先週一師傳以偽法遂認而守之謂其無以復加矣數年之後忽遇真師傳以真理反執而不信至于終身不悟良可悲哉故禦寇設此

燕人過晉之喻斯人也生于燕而長于楚既老而歸過於晉國同行者誰之曰此燕之城也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也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墳墓也乃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而大笑曰此晉國也向吾給若其人大慙及至燕國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遂消沉而不能更發矣蓋境之感人初見則動情也深再見則視猶平常且父母之邦本以樂生也今愈近而愈感終至於涕泣而止爾何生之樂哉又其所謂燕者初非燕國實晉城爾彼以偽給真此以真信妄自給之者以觀真足資其獻笑爾由是知人之所謂內外親疎喜怒哀樂未有不猶燕人之給也從而親疎愛樂之亦未有不見笑於造物者猶燕之人也如亦悟其不真則亦必思其當悲憂之時何至而能爾也然而親疎不在物而在其真偽不在境而在其心真則雖偽亦真心惑則雖真亦偽向伴晉人終不

自言其始則燕人之情終亦不易矣及知其為始雖真見先人之虛冢悲心更微矣何則人之心未始不真一訪於人偽欲復於真不可得矣是以燕之人具情一散漫不可復其後彼雖以誠而來我亦審其無妄矣欲強之悲終亦弗能矣可不慎哉嘗原老列之教大抵期鎮斯民以無名之樸使之不蕩於偽而已不以治斯民於既澆漓之後為教也故道經終言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而穆王之篇終之以此也

穆王解

由皇而下至於王功雖曰道之屢降要帝王之應世成本於道皆聖人之所為也特其因時適變居帝者之世不得不為帝功至王者之時不得不為王業爾治至於王功而未矣雖賢人可久之德亦庶幾及之矣故禹湯文武同為王功啓之賢亦足以承禹之道成王之中才亦能待守文武之業也至於穆王道不足以傳化人之妙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周

道自是而衰矣於帝言其盛於王言其衰始終之理也且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審庸或由幻化直若一夢爾故此篇劇言覺夢之理有若古莽之國以夢中所為為實者有若卑落之民常覺而不眠者役思慮於晝則昔昔夢為人僕勞形體於晝則昔昔夢為人君至於爭鹿之訟則覺夢又不可得而辯矣聖人應世之跡如斯而已誠能審覺夢之道則知病迷者非本迷病忘者非本忘是非美惡同之於道道化德業同於一致其塵垢粒糠足以陶鑄堯舜而有餘而況於王功乎嘗原天下之治始於三皇方是時也以道在有天下民結繩而用之卧則起居起則于于可謂至治矣然既已出道而為治矣則時運而往必降而為帝者之德帝者之治若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已盛矣然德已顯矣必至於湯武之王人皆知王者之功見於夏禹之時殊不知其闡端乃自於三皇之前而其末存乎千歲之後也故譬道之每降猶水之離源其流無已去本日遠必不可復反矣莊

子謂有虞氏為招仁義以撓天下謂聖人為不忌一世之傷而警萬世之患蓋謂此也雖然有聖人者能以道御時不隨世降雖成周之王可使民之攸暨不殊於至德之世此則子列子之垂訓有望於萬世且暮之遇也

余五

三十四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六